

学行典

學行典第一百六十二卷

任道部名賢列傳五

宋四 朱熹二

按朱子年譜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於延平尤溪之寓舍生時婺源故宅井中有紫氣見 紹興元年辛亥朱子二歲 二年壬子朱子三歲 三年癸丑朱子四歲嘗指日

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 四年甲寅朱子五歲始入小學

五年乙卯朱子六歲 六年丙辰朱子七歲 七年丁巳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

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八年戊午朱子九歲

九年己未朱子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

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朱子十一歲春韋齋出知饒州旋請祠朱子傳學於家庭 十一年辛

酉朱子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朱子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朱子十四歲三月辛亥丁韋齋憂

韋齋卒於建之水南享年四十七稟學於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十四年甲子朱

子十五歲葬韋齋於西塔山在崇安縣五夫里其後改葬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之原

十五年乙丑朱子十六歲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朱子十七歲
十七年丁卯朱子十八歲秋詣建州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

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朱子十九歲春登

進士第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朱子二十歲自十五六

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
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二十年庚午朱子二十一歲春始歸婺源

省丘墓宗族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語孟二
書精之熟之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縣有五通廟最靈怪某初還或勸謁之不
往是夜會飲灰酒遂動臟腑次日又偶有蛇在階旁衆以爲不謁廟之故因告以某幸歸此去祖墓
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其特立之操亦可見矣
二十一年辛未朱子二

十二歲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朱子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李先生愿中受學於羅公仲素龜山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一人而已李先生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故往見之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朱子言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道未有所得及見延平又云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云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理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又云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

是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隱顯無閒此是最切要處舉以問李先生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秋七月壬寅之同安任丁酉子塾生洎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靡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閒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開以義理初士子尙循故態食已則去朱子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之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惰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因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得許生升而愛敬之有柯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爲苟合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義理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

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葺云

二十四年甲戌朱子二十五歲七月子瑩生

二十五年乙亥朱子二十六歲正月請於帥府盡

撤府中所有書以歸建經史閣以藏之而爲之守視朱子常病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行禮爲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爲宜取政和禮凡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別加纂錄號曰禮略刊印而頒之州縣州縣刊印而頒之民間擇士之篤厚好禮者誦其說習其容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使行禮者有攷焉

二十六年丙子朱子二十七歲七月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冊

子細讀方尋得本意冬奉檄走旁郡因送老幼東歸

二十七年丁丑朱子二十八歲春返同安館於陳氏六月作畏壘庵記冬十月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

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歲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歸自同安彌樂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二十九年己卯朱子三十歲三月作上蔡語錄後序

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俊卿薦也十一月省劄趣行辭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我仇讎詎我知謾將行

止驗天機猿驚鶴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三十年庚辰朱子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於延

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三十一年辛巳朱子三十二歲冬有與黃樞密論恢復書

三十二年壬午朱子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復寓西林者幾月夏五月

祠滿復請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得祠十月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

興元年癸未朱子三十四歲三月再召辭七月丁酉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略曰大學

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觀必因物求理使
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
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
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
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止上爲之動容次
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

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驚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又論先王制御外裔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替成資闕拜命遂歸是歲論語要義成有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成 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歲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往會先是閩帥汪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困學恐聞編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 乾道元年乙酉朱子三十六歲四月請祠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五月差監南嶽廟拜命六月作戊午讜議序 二年丙戌朱子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朱子三十八歲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九月抵長沙留止兩閱月而行十一月庚午偕南軒登衡嶽有南嶽唱酬詩己丑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越二日拜命十二月至自長沙與南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四年戊子朱子三十九歲四月崇安飢

朱子貸粟於府以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朱子請於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飢是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編次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五年己丑朱子四十歲正月戊午子在生六月作太極通書後序九

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八月省劉復趣行會丁祝孺人憂孺人歛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粵國夫人

六年庚寅朱子四十一歲正月癸酉葬祝孺人於後山天湖之陽在建陽縣崇泰里名

曰寒泉塢先生自作壙記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去至易簣後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七月作皇考朱府君遷墓記十二月召赴行在以

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三月省劄候服闋

依已降指揮八月五夫三里勸立社倉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勸立社倉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皆備其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及社倉記又延和奏劄云臣等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係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米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十二月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八年壬辰朱子四十三歲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學者讀二書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而興起者甚衆二月以祿不及養辭四月再趣行有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旣編成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朱子因二公四書別爲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略綱倣春秋而兼採

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鑑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未畢然大經大法已粲然矣六月省劄趣行辭以遭期親服辭十月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爲擴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爲之解十二月省劄再趣行辭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九年癸巳朱子四十四歲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且乞差監獄廟四月太極圖傳

通書解成序尹和靖言行錄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九月序中和集解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淳熙元年甲午朱

子四十五歲二月辭三月省劄檢會不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拜命初朱子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拜命 二年乙未朱子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呂公自東陽來會留止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

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爲學當自此而入也其後守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來會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七月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有雲谷記跋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

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二月歸婺源省先墓有歸新安祭墓及祭告遠祖墓文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隨其資稟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六月除祕書省祕書郎辭七月答汪尙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旣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八月不允再辭仍舊宮觀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參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

利乃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歲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初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十月周易本義詩集傳成十一月跋麻衣易說 五年戊戌朱子四十九歲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速

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或言宜以外郡處之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十月丐祠東萊累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却有害也朱子於是始有出意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二月又趣之任 六年己亥朱子五十歲正月復丐祠未報啟行至

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陸子壽來訪跋婺源縣中庸集解周子通書板本二月在道丐祠省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

人父老僧道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每五日一詣學首爲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爲數暢其旨疊疊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畀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其爲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嵩熊仁瞻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是施行五月序再定太極通書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引以自劾八月跋濂溪拙賦愛蓮說跋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樵者指示白鹿洞書院故基喜其四面山水清

窪環合真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令卽其故址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敕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呂東萊爲記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閒竟日乃返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閒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不報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七年庚子朱子五十一歲正月丙祠未報二月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朱子爲文祭之復作南軒墓誌三月復丙祠不允四月申減三縣科紐木炭錢歲減錢二千緡應詔上封事秋旱甚竭力爲荒政備先是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兩以人戶逃移自劾不報至是約苗失收什八已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民毋流移以待賑恤使主戶各存濟其客戶富民無增穀價以救鄉閭令饑民毋得強糴而勸種蕎麥以接食隱度常平義倉爲數甚少乃勸富民分認米數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卽二事推廣爲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

乃可遂以賞格諭先已認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既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由是舟患遂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糴合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賙濟焉八月與東萊書論憂旱致疾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十一月作臥龍庵祠諸葛武侯跋語孟要義 八年

辛丑朱子五十二歲正月開場濟糴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鹽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洩一場以轄糴濟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糴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糴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糴濟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

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盡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二月陸子靜來謁子靜來書請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略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爲善之利三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講之於其終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言白鹿賜敕額及監本九經多施行者閏三月合符解綬東歸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